

心灵写真文丛

玻 璃 糖 纸



李 之

陕西人民出版社

心灵写真文丛



玻璃糖纸

· 肖复兴 ·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玻璃糖纸/肖复兴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心灵写真文丛)

ISBN 7-224-05607-3

I. 玻... II. 肖...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9559 号

书 名: 玻璃糖纸

作 者: 肖复兴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百花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48 开本 3 插页 3.75 印张

字 数: 73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书 号: ISBN 7-224-05607-3/I·1064

定 价: 5.00 元

(图书有质量问题请与陕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 7216020)

目 录

母亲的学问	(1)
蛤蜊油	(5)
西红柿	(9)
味道	(13)
一瓶牛奶	(16)
花边饺	(20)
味美思	(25)
草莓	(29)
樱桃	(33)
西瓜	(38)
玻璃糖纸	(43)
丁香结	(47)
生日礼物	(51)
夜空中的降落伞	(54)

永不褪色的纪念	(58)
生死之间	(62)
双手扶在讲台上	(65)
音乐老师	(68)
白发苍苍	(73)
土性	(79)
聚会和约会	(83)
菠菜宴	(87)
一世的厮守	(91)
桑巴梦	(96)
圣诞卡	(101)
圣诞夜	(104)
感动于一个苹果	(108)
初恋与酒	(111)
爱情故事	(115)
爱情距离	(118)
高粱斋主	(122)
强哥	(125)
体操姑娘	(131)
早春二月	(136)
电话铃声和橱窗	(139)
夜曲	(143)

果子干·····	(147)
红鲤鱼·····	(151)
谢谢·····	(156)
路旁的牌子·····	(159)
面的司机·····	(163)
感谢莫扎特·····	(167)
邂逅库尔勒·····	(172)

母亲的学问

24年前，我从北大荒插队回到城里，挨过了一段待业的日子，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所中学里当老师。每月42.5元的工资，这是我拿到的第一份工资，以后每月都把工资如数交给妈妈。我和妈妈两人就要靠这每月42.5元的工资过日子。

这时候，我的一个同学在旧书店看见一套10卷本的《鲁迅全集》，20元钱。他知道我喜欢书，肯定想要这一套《鲁迅全集》，怕别人买走，便替我买了下来。20元钱买一套《鲁迅全集》确实不贵，但以当时我家的生活水平来看，20元将近占了我一个月工资的一半，刚刚交给了妈妈的工资，我怎么好意思再要回将近一半的钱来买书呢？

我有些犹豫，心里却惦记着这套《鲁迅全集》。大概像所有孩子的心事都瞒不过母亲一样，妈妈看出了我的心事。她从装钱的小箱子里拿出了20元钱递给我，让我去买书。她说你放心，我这儿有过日子的钱，你不用操心！

后来，我知道那是妈妈从每月那可怜巴巴的42.5元的工资里一点点节省下来的。妈妈把42.5元经营得井井有条，沙场秋点兵一样让这42.5元的每分钱都恰到好处地派上用场，让这个已经破败得千疮百孔的家重新张起了有些生气的风帆。

那时，水果才几毛钱一斤，妈妈从来不买，她只买几分钱一斤的处理水果，在我还没有到家的时候，把水果上那些烂掉的、坏掉的部分用刀子剝掉，用水洗得干干净净，摆在盘子里等我回来一起吃。

有一次，妈妈洗好了、剝好了一盘新买来的小沙果，恰巧，我的几个学生找到我家来看我，我赶紧把这些小沙果拿进了里屋，我有些不好意思让学生看见我生活的寒酸。偏偏妈妈没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她从里屋

把沙果又端了出来，招待学生们吃。我觉得很伤我的自尊，心里很别扭。

等学生走后，我向妈妈发脾气，赌气不吃那盘烂沙果。妈妈听着，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吃着那盘烂沙果。

事后，我有些后悔向妈妈发脾气。我虽然亲身经历着生活的艰难，但我并未真正懂得了生活，我不懂得生活其实是一天接连一天的日子，不管这每一天是苦是乐、是希望着还是失望着、是有人关心还是被人遗忘……都是要去过的，而要过的每一天的物质需要都得节省。节省和节约不一样，节约是自己还有一些东西，只不过不要大手大脚一下子用完花光；节省不是这样，节省是东西本来就这么多些，要在短缺局促的方寸之间做道场。节约，像是衣柜里有许多服装，只是不要光穿那些漂亮的豪华的衣服，要拣些朴素的穿；节省，却是根本没有那么些衣服，甚至没有衣柜，必须将破旧的衣服补上补丁来穿。

节约是自我约束的一种品质，节省却是一门从艰辛的生活中学来的学问，在平常的

日子里尤其是在富裕的日子里是不会学得到的。

那确实是妈妈的一门学问。

蛤蜊油

十多年前，我家第一次住进楼房。全家都很高兴，只有母亲对那旧平房恋恋不舍。我想，小草恋山、故人怀土，这是人之常情。楼房无论上厕所还是用水用火，都比平房要方便，待住得日子一久，母亲咂摸出滋味，自然就好了。

那时，母亲已经年过七十，腿脚不那么灵便。我家住在四楼，白天，大人上班，孩子上学，空荡荡的家里就剩下母亲一个人。我很不放心，总是嘱咐她千万别下楼。四层的楼梯，陡陡的不说，楼道里堆满东西，还挤着自行车，吊腊肉一样吊在楼梯扶手的铁栏杆上，弄不好磕着碰着，都不是闹着玩的。母亲就在家里看看这儿，摸摸那儿，试

着点点煤气，扫扫地，擦擦桌子，洗米择菜做饭……一天到晚闲不着。

新鲜劲儿一过，母亲呆不住了，对我说想下楼看看。我说，白天您一个人下楼太危险，晚上我扶您下楼。母亲不说话，她知道老胳膊老腿的，摔一下了不得，也不愿意给儿女添麻烦。我知道她一个人在家里闷得慌，又说，等天暖和了，我有空带您下楼看看。

天暖和了，我还在穷忙，自己天天上楼下楼，不知跑多少趟，想不起来带母亲下楼转转。母亲一个人常常坐在窗户前，或者站在阳台上，望着楼下的街景，看着我下班，孩子放学，没等我们到家门口，她早已经把门打开，露出菊花瓣一样皱纹绽开的笑脸。日子过得有了规律，每天，母亲为我们开门，是她也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

夏天快到的时候，母亲脱下棉衣，穿上小褂，一身轻松得多了，腿脚也显得利落多了。一个星期天，她对我说，我下楼去买点东西。我是不希望她下楼，生怕万一出事，就说，您缺什么，我替您买！她笑笑说，你

忙你的去吧，我买的东西，你也不会买。我笑她，什么东西我不会买？除非您要天上的月亮！她笑着不说什么，迈开腿就要开门下楼。拦也拦不住。我忙叫孩子扶她下楼。她说什么也不要，一个劲儿对我说，让她自己试试，她行！我不放心，让孩子悄悄跟在她的后面，我趴在阳台上看她们祖孙俩一前一后走出楼房，走过马路……

那是我母亲第一次下楼。她怕我不同意，给自己找了一个自以为可以说服我的理由：她要买东西，买我不会买的东西。人老了，真像个孩子。以后，她能够独自一人下楼了，她不会给我们添麻烦的。我也明白了，再好的家，人一辈子也不能总呆在家里不动；再老的人，也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的同时，看看自己的腿脚和能力；再好的儿女，也有不了解老人的时候。

那天，母亲在外面转了足足一大圈，上楼回到家，真买回来一样东西：一盒蛤蜊油，那种真正上下两半蛤蜊壳盖在一起的擦手油。我才恍然大悟，母亲一辈子不信那些花样翻新的擦手油，只认这蛤蜊油，搬进楼

房半年多，这油早用光了，我一直没有想起给她再买一盒。人就是这样，记住自己的事容易，记住别人的，哪怕是自己亲人的，一点一滴也不忘记，是很难的。

现在，市场上各种润肤霜玉兰油五彩缤纷，应有尽有，但这种蛤蚧油，再也买不到了。

西红柿

有些过去的事情，现在说出来已经没人相信。日子过去得非常快，一旦成了历史，事情便很容易褪色。鲜亮的颜色总是漆在眼前或即将发生的事情上，而不在如烟的往事上。

在北大荒插队，秋天是最美的，因为只有秋天才能吃上水果，瓜园里有吃不够的西瓜和香瓜，让我们解开裤带敞开地吃。但过了秋天，漫长的冬季和春季别说水果，就是蔬菜都很难见到了。我们要一直熬到夏天的到来，才能终于尝到鲜，第一个鲜亮亮跑到我们面前的就是西红柿。在北大荒，我们是把西红柿当成宝贵水果吃的。想想一冬一春没有见过水果，突然见到这样鲜红鲜红的

西红柿，当然会有一种和阔别多日的朋友（尤其是女朋友）的感觉。蠢蠢欲动是难免的，往往会等不到西红柿完全熟透，我们就会在夜里溜进菜园，趁着月光，从架上拣个大的西红柿摘，跑回宿舍偷偷地吃（如果能蘸白糖吃，比任何水果都要美味无比了）。当然，我们没少挨看菜园的人的骂。骂归骂，吃归吃，谁也架不住肚子里馋虫逗痒痒。菜园是我们那时最好的去处。

那时候，我最爱到食堂去帮忙，原因之一就是可以去菜园摘菜。北大荒的菜园很大，品种很多，最好看的还得属西红柿，其余的菜都是趴在地上的，比如南瓜、白菜、萝卜，长在架子上的菜总有一种高人一等的昂昂乎的劲头。但是，架上的扁豆还没有熟，北大荒的黄瓜又短又粗身材五短难看死了，只有西红柿红扑扑、圆乎乎的，样子就让人耐看。没有熟的，青青的，没吃嘴里先酸了；半熟不熟的，粉嘟嘟的，含羞带啼般像刚来的女知青似的羞涩；熟透的，红透了从里到外，坠得架子直弯直晃，像是村里那些小娘们儿般的淫荡……

北大荒的西红柿，可以伴我们整整一个夏天，是我们最好的水果。即使离开北大荒好久了，还是总能想起那里的西红柿，尤其是那种皮是红的切开来里面的肉是粉的，我们管它叫做面瓢的西红柿，有种难得的味道，不仅仅是甜是酸，也不仅仅是清新是汁水丰厚，真有其他水果没有的味道。吃着这种西红柿，躺在一望无边的麦地里，或是躺在这场院高高的囤尖上吃，是最美不过的了。我们会吃完一个扔一个，直至吃得肚子鼓鼓的再也吃不下去为止。那西红柿被晒得热乎乎的，总有一种太阳的味道。

回北京好长一段时间，总觉得北京的西红柿不好吃，酸、汁水少，而且没有北大荒面瓢的那种。我母亲还在世的时候，有一年的春天种了一株丝瓜、一株苦瓜，还种了一棵西红柿。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母亲，对于种菜很在行，夏天，这几种玩意全活了，而且长势不错。丝瓜、苦瓜一根接一根地长，只是西红柿在架上结了好几个，却都是长不大，就那样青青的愣在那里萎缩了，最后只剩下一个终于长大了，渐渐地变红了。我告